

□散文

人是需要一点书香的

乌尔沁

对于买书藏书，戈宝权先生总喜欢讲两句话。一句是“人是需要一点书香的”。另一句是“书与人同”。“书与人同”这个话，是我们每一次见到先生和他的书时，他都要摩挲着他的书，认真而投入讲的话。那时，在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先生家里，在南京半山园寓所，在他的故乡江苏东台，戈先生都会讲“书与人同”这个话。因为先生就是这样的人。2000年5月15日先生逝去了，但是因为书，他捐出自己的眼角膜，捐给能够继续好好看书的人用。一直到今天，我都能想起，先生那明亮和执著的眼神。

80年前，22岁的青年戈宝权出任中国驻苏联记者，在莫斯科工作时，他订购了一套纪念托尔斯泰100周年俄文限量版的《托尔斯泰全集》。从此以后，《托尔斯泰全集》出一本，戈宝权就买一本，前前后后历经30年，戈宝权终于买齐了全套91卷《托尔斯泰全集》。因此，戈宝权也成了新中国收藏这套版本最全的收藏家。

今年，是戈宝权先生捐赠91卷《托尔斯泰全集》30周年的日子。我再一次来到先生赠书的南京图书馆“戈宝权藏书室”。早在1985年戈宝权就将50余年来累积珍藏的两万多册藏书捐赠给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专门为戈宝权捐书设立有“戈宝权藏书室”，为的是让更多读者借阅和利用。而且，先生还将江苏省政府颁给自己的捐赠奖金全部捐出，建立了“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基金”，勉励、奖掖、扶持更多年轻的翻译工作者。走进戈宝权在南京半山园寓所，仍然能够感觉到戈先生在这里留下的书香气息。我记得，从前我们每一次去看望戈先生，他总是回忆和念念不忘自己的书。先生会这样说道：1935年我还是那么年轻，我到莫斯科工作3年时间，当时经常去高尔基大街，去莫斯科艺术剧院街，去莫斯科铁匠桥和阿尔巴大街一带新旧书店看书买书。我喜欢淘旧书，尤其喜欢收集俄国古典作家文集手稿，研究他们的论著，看他们的回忆录。因为太喜欢，后来就干脆改行做了职业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人是需要一点书香的”对吧。

戈宝权先生记忆中，跟随了他一生的那套《托尔斯泰全集》也经历坎坷。“文革”时，有心人把91卷本《托尔斯泰全集》搬进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封存起来藏好。1970年社科院的工作人员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人们又将91卷本《托尔斯泰全集》装进战备箱里秘密运往河南鸡公山上收藏好。其实这个藏书大动作，就是“书与人同”啊。

戈宝权先生一生爱书藏书，从他少年时代来到上海求学开始，就已经开始对书籍的收藏工作。戈宝权说，他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逛书店买书译书。早年间，戈宝权平时在北京最爱去的地方就是书店。灯市口中国书店，琉璃厂中国书店、隆福寺中国书店，都是戈宝权的最爱。戈宝权每出差到一个地方，最有趣去逛的，就是那里的旧书店。记得后来，他在南京时还问过，北京街头的哪家哪家旧书店还在吗？早先旧书卖得可好啦……

1982年，戈宝权先生回到自己家乡江苏东台市时，给东台图书馆赠送一批珍贵藏书。后来的1988年，在母校东台师范学院，戈宝权将个人珍藏多年的2000余册杂志和译著赠送给东台市图书馆。东台市政府为此建立了“戈宝权图书馆”。多年的读书生活，戈宝权先生同许多作家、学者有着深厚交往，他身边保存多年来的文物级别书籍，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曹清华、丁玲、曹禺等文化名人的亲笔签名赠书，以及日记杂志报纸等珍贵文献资料，后来完全毫无保留奉献出来。先生认定的是：“化一人之乐，为万人之乐。”戈宝权先生希望还有更多的人爱书，藏书，读书，写书。



十几个语种《人民文学》外文版

向世界立体传播中国文学

本报记者 杨 鸥



《人民文学》外文版

“《人民文学》外文版是在中西文化对话中捧出的香喷喷的白米饭。”德国驻中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王静深有感触地说。王静记得，多年前，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中国作家协会准备派出数百位作家的强大阵容参展，但如果没有翻译的作品参展，只看到人看不到作品，就会面临“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

如今，《人民文学》外文版以集束的方式向国外翻译推介中国作家作品，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法文版、意大利版，2015年出版了德文版、俄文版、日文版，2016年将推出西班牙文版、阿拉伯文版、韩文版、瑞典文版、匈牙利文版等，至今，《人民文学》外文版已向国外推介了100多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不仅向外国读者传达了声音和中国故事，还让人从中体会到中国文学的世界气质和对人类共同话题的关照，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外语翻译与海外传播的重要平台，是沟通中国作家与外国读者的桥梁。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专业性文化产品

2011年，《人民文学》杂志创办了英文版《路灯》，到目前为止，已出版14期，反响热烈，在此基础上，又陆续出版并筹划推出其他10个语种的版本。“我们办外文版的初衷是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让世界更多人认识中国文学。”《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施战军谈到多年前出访时，在国外大学图书馆看到日本文学书摆在文学书架上，而中国文学书摆在社会研究书架上，这使他意识到，除了认识价值，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没有得到国外读者认识。中国新文学经过100多年探索发展，特别是这30年中国文学审美价值取得突破，达到与世界对等的水平。“应该通过我们的工作让外国读者把中国文学当成文学来阅读、传播、欣赏，思考中国及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平等交流、对话、沟通，让外国人认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审美性和认识价值。多年来我们引进无数外国文学作品，对我们产生巨大影响，而中国文学向外推介相对滞后。所以我们扩充语种，向世界立体介绍中国文学。”

《人民文学》外文版工作团队由中国编辑、外籍编辑、译文审定者共同组成。《人民文学》有个编辑团队，相应语种也有编辑团队。由外方编辑总监提出要求，提供篇目，中方编辑做调整。每期杂志以文学性主题形式策划选题，围绕主题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代表性作

家作品，同时兼顾国外读者的阅读期待。如英文版主题设计“未来”，选取了年轻科幻作家、“85后”新人作家作品，英文版的主题还有“大自然文学”“中国多民族文学”“速度”“丢失与寻找”等；法文版主题包括“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作品专号”“中国当代男作家作品专号”等；德文版主题是“思想”。这些与世界深度对话、有共识的主题，包含对人类精神的探索，也反映中国人的生活、心理面貌。同时也会配合大型国际书展以及国内重要奖项等出版专刊，如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专刊，美国书展、伊斯坦布尔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专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专刊等。

在翻译方面，编辑部邀请中文造诣颇深的多个国家的百余位汉学家和优秀译者担任翻译，他们多为常年研究中国文学的中青年翻译家，均为外国母语译者，热爱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母语译者的启用符合跨文化传播的规律，能够用精准又意味丰富的语言向世界各国读者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传达中国文学的艺术神韵。这些翻译作品大部分是首译，译文质量上乘，兼备翻译的准确性和艺术性，受到唐闻生等老一代翻译家及其他中外专家的高度肯定。很多作品被国内的报刊、网站转载，并收入各种选本之中。

英文版编辑总监是美国汉学家艾瑞克，他在中国生活了15年，能说流利的中国话。他是刘慈欣作品翻译的重要推手，他翻译的徐则臣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获得美国的翻译奖。艾瑞克非常敬业，他考虑推广《人民文学》英文版的策略，应先影响国外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群。美国读者对其他国家作品不感兴趣。艾瑞克把英文版作品发给国外的编辑、作家看，让他们做推广工作，通过他们传播，影响更多美国人。

在王静看来，《人民文学》外文版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专业性文化产品。找到艾瑞克与他的团队以及其他外国母语译者，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最专业的做法。

外文版作品得到国外读者好评

一些国外大学教授看到这份杂志很惊讶，说这是最好的中译外杂志，质量、设计都好，应该让更多人读到。在最近一次与美国、加拿大专家学者的交流中，得到的共识是：从被翻译的中国作家作品的覆盖面、翻译的艺术质量等方面考量，《路灯》都是目前全球范围内以中国大陆作家为主、包括所有华人创作在内的

□散文

那些远去的灯光

朱国平

最初对于灯的记忆，是一盏小碟，里面放些食用油，浸着一根用棉条做成的灯芯，点燃了，便有一团微弱的火苗跃出，不时听到噼啪的轻微爆响。这叫香油灯，一灯如豆，前人的状物之工实在了得。

后来有了煤油灯。用完墨水的瓶子里倒进煤油，一个比瓶口略大的圆柱状的空管，用棉条或粗棉线贯穿其中，向下的一端浸于煤油里，向上的一端微微露出，点燃，便有了比香油灯大出不少的光亮。在这样的灯光下看书，眼睛吃力不说，半个小时下来，鼻孔便会沾上一层厚厚的炭黑。

“社教”运动那会儿，村里晚上要组织群众学习，看到了罩子灯——其实也就是煤油灯，只是在墨水瓶下面多了一个连着的圆锥体的灯座，火苗闪烁处多了一个半圆的带豁口的消烟器，并且有一个鼓出肚子的玻璃罩。

作家何建明日前将报告文学作品《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和《中国高考报告》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说，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不仅产量高，社会影响也非常大。这两部作品发表后社会反响热烈。现代文学馆不仅关注老一代作家，也关注现在比较活跃的作家。

后来这种罩子灯渐渐普及，成为农村里日子过得好一点人家的标志性用物。

不能不说一下气油灯。一些人家有婚丧喜事，集体组织大演大唱或农忙时节开夜工，便有了对照明的更高要求。气油灯便隆重登场。气油灯黑色的身段，上端有一根用于悬挂的铁绳子，底下系着一个石棉做的纱罩子，中间两个鼓着的肚子，一个装的是煤油，一个是带着气筒的储气罐。点气油灯是个技术活，先要打足气，然后点纱罩子，扭动油门开关，带着压力的煤油成雾状喷发，纱罩子便一下鼓起，发出耀眼的光来。然后，用一个玻璃罩将这发光体罩上。它的燃料依然是煤油，只是煤油有了空气的压力，燃烧更加充分罢了。

历史走到了1990年代后期，各种形式的油灯，被电力所点燃的另一种强大光源所淹没，以至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而电灯，从葫芦形的灯泡到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全国公安文联举办的公安作家李春良长篇小说《天道人道》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这是作者继《女子中队》获“五个一工程”奖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作者通过扣人心弦的案件描述、事件本身的矛盾冲突和人性的复杂多变，深刻挖掘人物的生活、情感和心理，并将他们放在善良丑恶与是非曲直中反复考量，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新时代下的人民警察真实的生存状态和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形式五花八门的节能灯、各款装饰性豪华灯具，它们在不断的演变中为我们的生活制造着光明和色彩。无论寒碜还是发达，它们都是我们至诚的朋友。

40多年前，苏联有过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向近太空发射巨大的人造月球卫星，让人类祛除晚间的黑暗。这个极具想象力的关于灯的宏伟计划，没有变为现实，不知这只是纸上谈兵的浪漫畅想，还是付诸实施需要更多时间。

这盏“理想之灯”虽然转瞬即逝，但人类对灯的认识和探索不会终结，人类追求光明的理想和信念永远不会熄灭。任何最时髦的灯具和灯光都会被新的时髦所替代，和历史一同远去。这就使那种半明半暗的朦胧，成为人们心头一种极具诗意的怀念，挥之不去。

由《民族文学》杂志社等举办的鄂温克族作家涂克冬·庆胜小说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涂克冬·庆胜近年来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第五类人》《跨越世界末日》《萨满的太阳》等作品。与会专家认为，涂克冬·庆胜的作品以自己独特的眼光与心灵视野，对各种人物的命运展开了丰富的生活叙事与内在的精神探寻，给人以文学与文化的多重力量。他以一个鄂温克族作者的特定身份，对一个民族精神深处的客观正视，使读者有了深入了解这样一个英雄民族的可能。

李白《渡荆门送别》赏析

钟振振

渡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李白的青少年时期，在蜀中即今四川读书、任侠。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秋，他23岁，为追求功业，实现“大丈夫”的“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见其《上安州裴长史书》），出蜀沿长江三峡东下。在舟出三峡、初入今湖北江汉平原时，创作了这首精彩的五言律诗。荆门，即荆门山，在今湖北宜都西北，长江南岸。送别，一般是送他人别去。诗中无此内容，故明清以来有一些学者认为诗题中的“送别”二字是衍文，可删。

首联交代自己所到之地，所向之地，叙事简洁明快。从、至、向。楚国，江汉平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的腹地，故称。

颔联勾勒所到、所向之地的地理形势：三峡群山随着平原的出现而消失殆尽，长江进入广阔的大地尽性奔流。刚从曲折漫长而险狭逼仄的三峡出来，诗人的视野豁然开朗，精神也为一振。大笔擘窠，气象不凡。胡应麟《诗薮》以为杜甫《旅夜书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二句“骨力过之”。其实，李白这两句有冲口而出之妙，杜甫那两句有锻造锤炼之工，殊途同归，不分轩輊。

颈联宕开一笔，视线由“地”而上升至“天”：明月冉冉西倾，仿佛天上明镜在飞行；云气渐生渐漫衍，仿佛幻出了海市蜃楼。扁舟一叶，漂荡在平野大荒，不免孤独而寂寞；而今由云、月联想起楼、镜等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意象，便有未尝远离人群的感觉。故此二句的好处，不仅在造境的优美，还蕴含着人类与自然的亲切。

尾联收笔回归地面，再次写到长江。由于有了上一联“镜”“楼”二字的铺垫，这里的江水，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之物，而成了与自然关系的纽带。古人认为长江的上源是蜀中的岷江，诗人的故乡在蜀中，此番远游又是从蜀中沿江东下，故用充满感情的语言，将江水拟人化，怜爱它不远万里，一路送行。实际上，这也是诗人在渐行渐远之际，怀念故乡思绪的一种委婉含蓄的表达。

全诗不用典故，不施藻采，纯用洗练流畅而平易近人的语言来叙事，写景，抒情，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包含着浓郁的诗味。

